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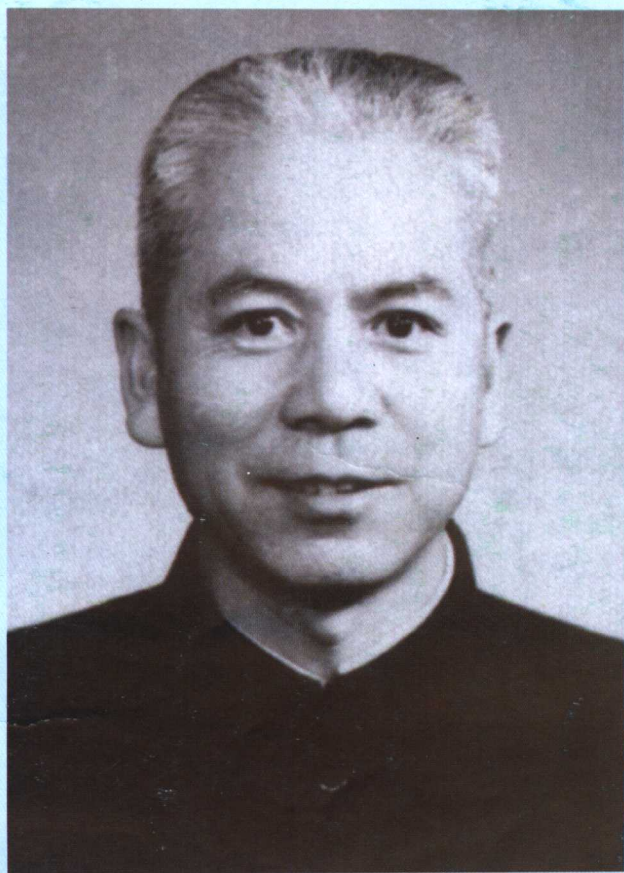
姚雪垠書系

【3】

紫禁城內外

●《李自成》之三●





姚雪垠

(60年代末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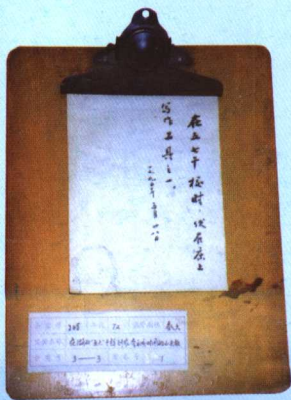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昌金口，1968年
曾在此牧场放牛



与洪洋、周勃重访武昌金口农校，
1968年曾在此猪舍喂猪(198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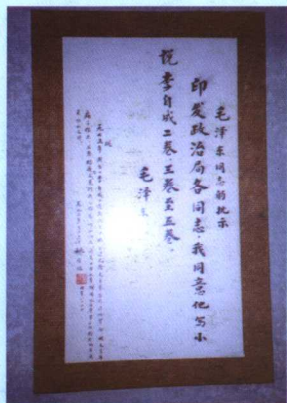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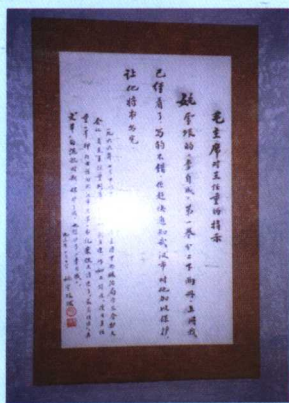
武汉旧居楼顶隔层的入口处，
“文革”初期《李自成》第
二卷手稿曾暗藏于此



在蒲圻羊楼洞“五七干校”写作时用的木板夹、小竹凳

姚雪垠先生
 转呈主席
 送上长篇小说《李自成》作者
 姚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信。姚在信中说，这部小说，他知

毛泽东的批示手迹



为南阳档案馆誊录的毛泽东1966、1975年关于《李自成》的谈话和批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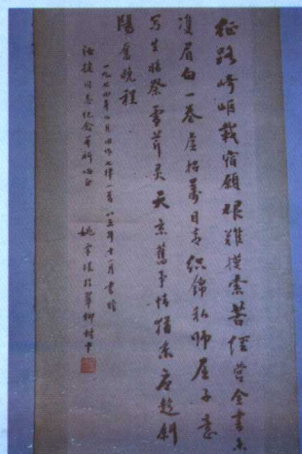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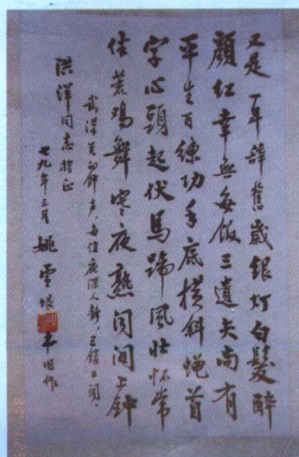
毛主席
 姚雪垠先生：这部小说，写得不错，但还须修改，我谈过，他对这书，社论将书也。

1975年给毛泽东的信(底稿)

浏览样书



《李自成》第二卷



自书七律条幅

出版说明

《姚雪垠书系》收姚雪垠(1910—1999)自1929年以来的各类著述,按文体初编为二十卷,是迄今最为完备的姚雪垠著作的结集。

《书系》前十卷为长篇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。其内容与先出的五卷本相同,只是将原有的十二册新编为十卷,并遵照著者生前的设想,给每卷另加一个独立的书名。

《书系》后十卷收著者的其他著述,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杂文、时评、通讯、纪实文学、回忆录、剧本、文学论文、史学论文、讲演录、访谈录、书信、译作等,大致按先创作后理论、先小说后其他体裁、先长篇后中短篇的体例予以编排。凡是不止一次出版或发表过的著述,一般采用后出的或经过修订的版本,同时参照初版本、早出的版本加以校勘。凡是首次公开出版的手稿、油印稿、录音整理稿,均在尊重著者原意的前提下,视具体情况,或原封不动,或稍作整理,或添加注释。其编辑经过,则以“本卷说明”的形式分卷作出交代。

限于水平,《书系》在资料搜集和编校注释方面恐仍存在粗疏错漏,深望读者不吝指正。

《姚雪垠书系》编委会

1999年7月

本卷内容提要

崇祯十二年夏，李自成在商洛山瘟疫流行、内部不稳的艰危条件下，挫败了官军的数路进攻后，立即派刘体纯去开封设法营救被判死刑的牛金星。九月中旬，刘找到了牛的知交宋献策；后者正为营救牛而奔走尽力，并从杞县公子李信处筹得了所需款项。

同月，心情焦灼的崇祯派杨嗣昌出京督师。杨一路风尘抵达襄阳，立即进行军事部署。三个多月后，受命专“剿”张献忠的左良玉在玛瑙山袭营成功，却受了前者的贿赂和离间而从此按兵不动。受命去商洛山策反的周山也未能得逞。十三年夏，李自成率千余精兵成功地从武关突围而出。他曾去白羊寨准备与张献忠联合，却险遭对方暗害，于是决定暂时潜伏于鄂西鄖阳山中。

当农民军被围困之时，崇祯实际也被层层围困在紫禁城中。为了筹措军饷，他不得已向勋戚借助，并从武清侯李国瑞开刀，由此引发了宫廷内外错综复杂的斗争。年仅五岁的五皇子、首辅薛国观等多人都在这场斗争中死去，田妃也因帮李家说了一句话而遭受“严谴”，但最后乃以崇祯的失败而告终。

目 录

汴梁秋色	(第 1—3 章)	1
杨嗣昌出京督师	(第 4—7 章)	56
张献忠与左良玉	(第 8—9 章)	136
从商洛到鄂西	(第 10—13 章)	184
紫禁城内外	(第 14—19 章)	285

汴梁秋色

第一章

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，淡黄的斜阳照着桅樯如林的汴河，照着车马行人不断的州桥^①。这桥在小纸坊街东口，横跨汴河之上，在宋朝名叫天汉桥。因为这桥建筑得拱如玉带，高大壮观，水面又低，船过不必去桅，汴梁人士喜欢在此赏月，遂成为汴梁八景之一，即所谓“州桥明月”。现在有一个大约三十八九岁的矮汉子从小纸坊街出来，右腿微跛，正要上桥，忽然遇见河南按察使坐着绿呢亮纱八抬大桥，差役执事前导，前护后拥，迎面而来，一路喝道上桥。他就赶快向路北一闪，躲入石碑楼旁边的开封府惠民局的施药亭内。这一起轿马官役正要过完，有一走在后边的官员身穿八品补服，向施药亭中望了一眼，忽然勒住丝缰跳下马来，向矮汉子一拱手，笑着问道：

“宋先生，在此何干？”

① 州桥——崇祯十五年(公元1642年)开封被淹毁后，汴河淤填，日久州桥遗址不存。

矮汉子赶快还礼,说:“适才登门叩谒,不期大驾随臬台大人因公外出。可是去相国寺拈香祈雨么?”

“非也。今日是周王府左长史王老爷五十生日,臬台大人与各衙门大人前去拜寿,留下吃酒,如今才回。我上午就随侍臬台大人前往周府,又使老兄枉驾,恕罪,恕罪。”

“哪里,哪里!鲁老爷太过谦了。”矮子趋前一步,小声问道:“数日前奉恳之事,可有眉目?”

“敝衙门中几位办事老爷,似可通融。但此案关系重大,恐怕还要费些周折。”

“鲁老爷何时得暇,山人登府叩谒,以便请教?”

“台驾今晚来吧。贱妾大前天生了一个小子,请兄台去替他批批八字。”

矮子连忙作揖,满面堆笑说:“恭喜,恭喜。山人今晚一定登府叩贺,并为小少爷细批八字。”

这位八品文官匆匆上马,追赶轿子而去。矮子走上州桥,一则从对面拥来一群灾民,二则他心中有事,他没有停下来眺望汴河景色,就沿着一边石栏板走过桥去。这桥东头有一座金龙四大王^①庙。矮子刚过庙宇不远,看见两个后生正在争吵,一个是本地口音,一个是外乡口音。外乡人是个江湖卖艺的,肩上蹲着一只小猴子,腰里别着一条九节钢鞭,手里牵着一只小狗,提着一面小锣。争吵几句,本地后生突然抽出腰刀

① 金龙四大王——相传宋朝人谢绪于宋亡后投水而死,成为河神。明太祖造谣说,他同元兵在徐州以东吕梁湖打仗时,谢绪帮助他战胜敌人,遂封谢绪为金龙四大王。开封临近黄河,故明代对所谓金龙四大王较为迷信,至清代亦然。

砍去，外乡后生抛掉小狗，用九节钢鞭抵挡。本地后生步步进逼，外乡人却只是招架，并不还击。本地后生越发无赖，挥刀乱砍不停。街上围了一大片人，但没人敢上前劝解。矮子从小饭铺中借一根铁烧火棍，不慌不忙，架开腰刀，又喝住了本地后生。但本地后生是个泼皮，怪他多管闲事，又欺他是个矮子，又是个瘸子，飞起一脚向他踢来。他把身子一闪，躲开这一脚，却随手抓住对方踢起的脚后跟向上一掂，向前一送，这泼皮后生仰面朝天，跌出五尺以外，引得围看的人们哄然大笑。泼皮从地上挣扎起来，又羞又恼，抢上一步，对矮子挥刀就砍，恨不得将矮子劈为两半。矮子将烧火棍随手一举，只听铿锵一声，火星飞进，将腰刀挡开一旁。他并不趁势还击，却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这下不算，请再砍两下试试。”泼皮尽管震得虎口很疼，还是不肯罢休，重新举刀砍去。钢刀尚未落下，忽然一个挤进来的算卦先生喝道：

“住手！不得无礼！”等候泼皮迟疑着将刀收回，算卦先生又说：“这是宋献策先生，绰号宋矮子，三年前曾在汴梁卖卜，江湖上十分有名，你难道就不认得？他是好意劝架，你怎么这样无礼？”

泼皮后生已经领教了这位瘸矮子的一点本领，听了算卦先生王半仙的介绍，虽然他不大知道宋献策的大名，却也明白此人有些来头，松了劲，把腰刀插入鞘中。但因他余怒未息，咕嘟着嘴，并不向宋献策施礼赔罪。宋献策似乎并不生气，对泼皮后生说：

“这位玩猴子的后生为混口饭吃，离乡背井，来到汴梁，人地生疏。你有本领何必往外乡人身上使？欺负外乡人算不得

什么本领。”他又对玩猴子的后生说：“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你何必同他争吵？以后遇到本地泼皮后生休惹他们。宁可自己少说几句，忍受点气，吃个哑巴亏，不要打架斗殴。不管伤了自己，如何转回家乡？”

玩猴子的后生十分感激，深深一揖，说声：“多谢先生！”牵着小狗转身离开。宋献策赶快把他叫住，问道：

“你可是从陕西来的？”

“不是。我是阆乡县人，同陕西搭界。”

“啊，你走吧。听你的口音好像是陕西人。”

玩猴子的后生又向宋献策打量一眼，望州桥而去。泼皮后生的怒气已息，自觉没有意思，对王半仙和宋献策一拱手，转身走了。王半仙向宋献策说道：

“数日前听说兄台自江南回来，但不知下榻何处，无缘趋访，不期在此相遇！仁兄住在哪家客栈？此刻要往何处？”

“如今弟没住客栈，在鹁鸽市一位友人家中下榻。刚才从臬台衙门看一位朋友回来，此刻要往相国寺找一个熟人。”

“倘若无要事急着料理，请移驾光临寒舍一叙如何？”

“弟确有俗事在身。今日天色已晚，改日再专诚奉访。”

王半仙今日的生意不好，并不强留献策。献策将烧火棍还给饭铺，同王半仙拱手告别而去。

一连三天，有一个陌生人每天都去鹁鸽市他的寓所找他，偏偏他为着牛金星的事奔走托人，总不在家。这个陌生人既不肯留下姓名，也不肯说出住址，只知道是一个魁梧汉子，年纪大约在二十五岁上下，带着陕西口音。起初他以为是陕西商人慕名来找他算命看相，并不在意。今日中午他回到寓所，

却听朋友大嫂言讲：这个人上午又来了，说明是有人托他带给他一封重要书信，非当面不肯呈交。这个人还说出他新近从陕西来此，从今日起每天下午在相国寺打拳练武，卖跌打金创膏药，说不定三天后就要离开。献策简直如堕五里雾中，猜不透是怎么回事。遍想陕西方面，他没有一个好友；江湖上虽有几个熟人，不过是泛泛之交。什么人给他写的书信？而且是重要书信？为什么托一个江湖卖膏药的人带来，连姓名住址都不留下？如此神神鬼鬼，却是何故？午饭后，他去抚台衙门和臬台衙门一趟，如今趁着太阳未落，要去相国寺找一找这个江湖卖膏药的。州桥离相国寺不远。不要一顿饭时候，宋献策就来到相国寺了。

说起相国寺，在我国可是大大有名。这地方原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公子无忌（即信陵君）的住宅。北齐时在此处建成一座大寺，称做建国寺。唐睿宗^①时将废寺重建，为纪念他自己是以相王入继大统，改名相国寺，所以直到崇祯十五年大水淹毁之前，山门上还悬着睿宗御笔所书“大相国寺”匾额。寺门前有大石狮子一对，三丈多高的石塔两个；院内殿宇巍峨，神像庄严，院落甚多，僧众有二三百人。每日烧香的和游玩的多得如赶会一样，肩摩踵接，人声杂沓。院中有说书的、算卦的、相面的、玩杂耍的、打拳卖药的……百艺逞能，九流毕备。

① 唐睿宗——名李旦，中宗之弟，武后时封为相王；在位二年，禅位于其子隆基，即玄宗。

过了地藏王殿的后院中还有卖吃食等项僧人，专供过往官员、绅士及大商人在此经常摆酒接妓，歌舞追欢。所以这相国寺虽系有名禅林，却非清静佛地。

宋献策一路想着心思走来，不觉到了山门外右首的石狮子前边，忽听有人叫道：“那不是宋先生么？”宋献策转过头去一看，喜出意外，慌忙前去施礼，说道：

“啊，大公子，没想到在此地拜晤金颜，真是有幸！几天前，弟听说公子已回杞县，正拟将俗务稍作料理，即往杞县尊府叩谒，不想大公子也在开封！”

这位公子拉着宋献策的手说：“弟上月拜家岳母汤太夫人之寿，来到汴梁住了半个多月。回去之后，因为红娘子的一件事情，于前天又来汴梁。”

“可是那个跑马卖解，以绳技驰名江湖的红娘子么？她出了什么事？”

公子笑一笑，说：“正是此人。事情很可笑，此处不便细谈。老兄，古人云一日不见如三秋，此言不虚。与兄上次握别，弹指三年，不胜云树之思^①。常记与兄酒后耳热，夜雨秉烛，纵谈天下大事及古今成败之理，高议宏论，时开茅塞。虽说三载睽违，鱼雁鲜通，然兄之音容笑貌，时时如在左右。兄何时驾返大梁？”

献策答道：“弟来此已有十天，上次与公子话别，原以为不久即可重瞻风采，不想弟萍踪漂流，行止靡定，竟然一别就是三载。公子说别后不胜云树之思，彼此一理。”

^① 云树之思——见《李自成》之二第5页注释。

公子说：“贱仆牵有两匹牲口在此，请兄现在就一同上马，光临敝寓。晚上略治菲酌，为兄接风，并作竟夕之谈，如何？”

献策说：“弟此刻要到寺内找一江湖朋友，并已约定晚饭后去臬台衙门见一位朋友商谈一件急事，今日实不能到尊寓畅叙。明日上午请公子稍候，一定趋谒。公子仍在宋门大街下榻？”

“还是那个地方。你我不用客气，明日弟在敝寓恭候，务望光临！”

“一定趋谒，并有一事奉恳公子相助。”

“何事？”

宋献策见左右围了许多闲人看他同公子说话，还有成群的灾民围过来向公子求乞，不便将事说明，回答说：

“谈起来话长，明日慢慢奉告吧。德齐二公子现在何处？”

“舍弟一同在此。他也常常提到老兄，颇为思念。方才我们同来相国寺拜谒圆通长老，他因有事先走一步。”

“弟半年前听说圆通长老在嵩山少林寺闭关^①，何时来到这里？”

“圆通长老于上月闭关功满，因周王殿下召他来主持一个‘护国佑民、消灾弭乱、普救众生法会’，于前日来到开封。长老年高，一路风霜，身体略感不适，故今日尚未进宫去朝见周王。弟三年前曾许诺将家藏一部唐写本《法华经》赠他，特偕

① 闭关——有些较有地位的和尚为要静修佛法，独居一小院中，以三年为期，不与外界往来，叫做闭关。

舍弟前来探候,并将《法华经》送上。老兄明日上午可一定光临敝寓,愈早愈好!”

“一定,一定。”

宋献策与公子拱手相别,望着公子同仆人上马,奔上寺桥^①,才转身往山门走去。一位在东边石狮子与山门之间摆摊字摊的朋友站起来对他拱手问道:

“献策兄,同你说话的这位公子是谁?”

献策回答说:“这是杞县李公子。”

“有一位李公子名信表字伯言的可就是他?”

“正是这位李公子。”

“啊!久闻他的大名,果然英俊潇洒,谈吐爽快,虽系世家公子,却无半点纨绔习气,倒是一位极其热情的人,弟有一位穷亲戚是杞县人,常听他说李公子最喜欢赈济穷人,救人之急。一身文武双全,就是淡于功名,也不喜欢与官府来往。”

宋献策因见天色不早,只怕找不到那个卖膏药的,便不再说话,拱手一笑,匆匆进了山门。山门里边,甬路两旁有摆摊子算卦的、看相的、揣骨的、代写书信和庚帖的。这些江湖上人,有的是三年前就在此摆摊子,同宋献策认识,赶快站起来拱手招呼,让他坐下叙话。献策因为有事在身,对这些泛泛之交的江湖熟人都只笑着拱手还礼,随便寒暄一二句,并不留步,匆匆地登上二门石阶。

① 寺桥——明代开封人对相国寺桥的简称。桥在相国寺山门外东边不远处。

二门五间，两边塑着巨大的四大天王坐像。有些游人正在看天王塑像。当献策从中间走过时，忽然听见一个游客一边看天王像一边对他身边的朋友说：

“本朝二百八十年，举人投贼的这还是第一个，所以非定成死罪不可。其实，即凌迟处死亦不为过。”

献策的心中一惊，打量这两个说话的人一高一矮，都是儒生打扮。他也装做停住脚看天王像，听他们继续谈话。那位高个子游客唔了一声，小声问：

“会不会有人在省城替他说话，从宽定罪？”

“他在省城中并没有有钱有势的至亲好友。一般泛泛之交，像这样举人投贼的谋逆重案，谁肯替他说话？况且卢氏白知县原是山东名士，抚、按两大人十分器重。他已经询明口供，人证物证确凿，判成死罪，申详到省，抚、按两大人岂有驳回之理？我看，除非有回天转日手腕，方能救他一命。”

高个子游客轻蔑地一笑说：“虽然此人尚有一点才学，但竟然到商洛山投了流贼，真是荒唐之至。看起来他是枉读诗书，甘心背叛君国，死有余辜！”

这两个游客离开了二门，走往里院，下了甬路，向东一转，观看钟楼。献策跟在他们的背后走了几步，听他们已经转了话题，便离开他们，继续向里走去。想着这两个人都是豫西口音，必然对牛启东的案子知道较多，宋献策的心头上感到沉重。

二门里边，游人众多，除有各种做小生意的、算命看相的、卖假药的、说书卖唱的之外，在甬路两边还有坐地要钱的瞎